

初計起至天

此

王獨清著





我在歐洲的生活

王獨清著

上海四馬路

光華書局印行

1932

自序

僅僅是我過去的生活一部分的敘述的這本書，假使沒有朋友底鼓勵和出版處底催促，怕在最近期間也終沒有完成的希望。我很不願意敘述我底過去，尤其是在歐洲的這一段。因為我認為這是我已往歷史中比較離開實際鬥爭的一頁。

本來的計劃是敘述我從少年時代一直到現在的一部整個的自傳，但不料去年要求我寫牠的那個出版處忽然遭了意外，而我底稿子也在我不安定的生涯中把大半失掉了。現在，這本書只是就

去年所剩到的稿子補足而成的。我從來不想誇張我底生活，但是要說到我自己覺得有敘述的必要的話，那我却寧可選擇未去歐洲以前和從歐洲回國以後的。特別是，這近幾年來各方面對我的攻擊和已往朋友們對我聯合戰線的毀罵，——這個，我覺得纔是真正有意義的生活的了。關於牠們，我希望我將來總有機會可以寫出。那將會比這本書有趣味到幾倍以上。

不過，我不否認我每段生活都有牠複雜而重疊的波濤，即這我不滿意的在歐洲的一段，也儘够膨脹我底回憶。在這兒，我却盡可能的把在我個人身上濾過的滴瀝放開而去觸着我身後的時代底洪流。要是我不能免對於我詳細地敘述，那便是因爲那兒我整個的身手被特別嚴重地牽繫於時代底網中的緣故。可是必須聲明的是我不能說我是完全這樣做到了，因爲我目前環境所給予我的時間太沒有使我進一步推敲我底工作的可能。

在這本書的動筆中，我是平均每月遷移兩次住處，同時，飢寒在壓迫着我。在我所有的一些

可以爲這本書多找點材料的書籍却都是有的紛失，有的爲解救飢寒買給了不要我再去摸牠們一下的書賈。因爲是這樣，在寫成以後我再沒有詳細去看一遍的這本書，怕有一個連我自己都要失望的內容也是說不定的。不過，儘管是一幅拙劣的 Mosaic 的花紋，有時也可以使觀者看出一點作者所表現的一貫的意義。這個，大概也可說是我敢把牠公開出來的一個理由了。

這兒接觸着有一些社會上的實際問題。這是沒有辦法的：我將永遠接觸着牠們，或者將來更要厲害。這是我受人攻擊和毀罵的原因。這本書底出世，或者又要使那般等着攻擊和毀罵我的人出來忙碌一番，但是，我從來沒有顧慮過這些。我底運命或者是注定了要在一個被人虐待的氛圍中老死而去。

這兒所有的事實都是實在的，只是除了一部分的人名我是用了另外的形式表現了出來。這却不是爲有人來作“索隱”，這只是爲了在目前的情狀下方便出版的起見。

再沒有甚麼可以說的了。現在時間是一九三一年十二月，我底年紀是三十三歲，生活是困苦，然而却是嚴肅的。中國是正當日本帝國主義侵略滿洲的時候，全國青年正在被壓迫中號呼地奔走着。我這本書恰是擱筆在“五卅”事件，而我底眼前卻又現出“五卅”時代底真實景象來了。——是的，雖然這還沒有到“五卅”的那種前夜，但是空氣中是有些甚麼東西在移動。我在我困苦的生涯中，堅決地，耐死地，等着那要顯現給我的時代底來臨！

我腳踏到歐洲底土地，那是在一九二〇年底春天。

我記得我初和巴黎接觸的時候，我底兩眼幾乎是要眩暈了去。我第一次在那賽納河邊走過，我底心胸填滿着說不出一種澎漲的快感。——這是不消說的，一個久處在文化落後的東方的青年，一旦能走到資本主義文化發達的中心，他底愉快，

是怎樣也禁止不住的。

大概是愉快得過度了的緣故罷？我在到巴黎的第一天，因為要多看些地方，便一個人叫了一個汽車，任那個汽車夫駕着我滿街亂跑，我竟把我早晨纔由一位和我同船到法國的同伴那兒借來的兩百佛郎盡數地花掉。兩百佛郎在當時的留學生手中實在算是一筆大款，一到法國便沒有一個銅板的，我却把纔由朋友借來的這筆大款花在半天的汽車上面。我這人底沒有打算，性情底浪漫，在這件事上也可以看得出來了。我記得我那天晚上便沒有吃飯，因為我把街跑完了以後，身上又是一個銅板都不曾剩得。

但是這種過分的愉快，畢竟沒有繼續得長久，我底生活便陷在苦悶裏面了。我本來是打算在巴黎常住的，却不料竟只住了一個星期，便被命運放逐到法國外省底一個縣城中去。

這話說起來是很長的。我在上海動身的時候，也曾打算到我到歐洲以後的生活問題。當時中國在五四運動以後，上海和北京各大都市發生了許

許多多的新文化團體，其中最有規模最有組織的要算名叫“少年中國”的一個學會。——這個學會，我想現在一定還有人能夠記得，當時牠底機關雜誌幾乎是一般智識青年發表思想的中心刊物，牠底會員是各大學底教員學生以及有新思想的新聞記者，並且牠把組織擴大到海外，在德國法國美國的留學生中間都設立了分會。我雖然不是這個學會底會員，可是我在上海所來往的人都是和這個學會有關係的。當時中國各大報的歐洲特約通信中有一個巴黎通信社的通信，便是“少年中國學會”駐巴黎的會員所主持。我在上海準備要赴歐洲的時候，和我來往的那些“少年中國學會”底會員曾再三地向我申說要是我到巴黎後可以參加巴黎通信社底工作。我當時雖然沒有確定到巴黎後必然可以參加那個通信社，但是我以為根據這個學會和我一向的友情，到巴黎後給那個通信社幫些忙總是可以的。不消說我當時的這種觀察是太過於簡單，幾乎是不了解社會上的生活，不過同時也因為我要到歐洲的心太切迫了，對於後來生活上

的詳細計劃可以說是沒有時間去顧慮。這在我，算是抱着了一個不可靠的生活上的打算跑到了歐洲。

其實呢，這個不可靠的生活上的打算要是沒有別種原因去妨碍時，或者也還有成爲事實的可能，但却不料被一件意外的事情弄得我和當時“少年中國學會”底幾個中堅份子隔絕了起來。這便是我和吳蕩雲女士的戀愛事件。

吳蕩雲女士，是四川人，她底父親在四川有“名士”的聲望，她底妹妹便是那位在四川任過大官僚的職位又在上海一個大學中擔任過教務長而最後被人暗殺了的姓潘的政客底夫人。她在上海時經過朋友底介紹，是和我同船赴歐洲的，當時和我同船的人很多，女子連她算是三位，其餘兩個也是四川人，一個年紀還小，一個便是“少年中國學會”在巴黎的中堅份子周虛成底未婚夫人。男子共有十多個人，其中有幾個在後來都成了前進政黨底革命人物，八年後在恐怖的政變之中作了犧牲的趙斯年，熊尊韻，都是那隻船中放洋的人。不消

說當時我底年齡是在青春時期，在那長途的航海生活中每天都和她聚在一處談心，漸漸地會相熟了起來。她對於我，却好像開始便有一種特別的企圖，不同對待船上其他同伴的樣子對待我。像趙斯年，熊尊韻，也是每天和她談心的，可是都不曾得到她底注意，——這個，我想大概因為我底小資產階級底氣分較為充分，容易和她合得來的緣故。不過，這個“容易和她合得來，”便是以後我墮落的起因了。

翳雲是一個身裁不高的女子。她底面貌並不算是怎樣的好看，不過她善於表情，生成的一種活潑態度很能吸引男子，她很會說話，——這是四川人底特性——遇到一個問題，比較的能夠解答。在那時的中國，都市上的女子像她那樣可以和智識較高的男子一點不避忌的相周旋以及常常提出許多問題來相辯論的確是很少，所以當她在上海的時候，便為一般作文化運動的青年所包圍，特別是“少年中國學會”底會員，大部分都向她獻過慇懃的。老實說，我對於她，並不完全滿意。在她談話和

舉動之間，我總感覺到她流露着不少虛榮的矯飾和虛偽。但是男女間的關係真難說定，我雖然不滿意她，但却被她屈服了。這固然由於我當時的沒有把握，同時却也因為她對我表示的自動力太強的緣故。她是完全積極地向我兜挑，向我進攻，連第一次的接吻都是出於她底要求的。可是在這種情形之中，她却極力向我欺瞞着她過去的一段生活：我一點也不知道她還有一個情人在歐洲等她，而這個情人又正是我在上海曾經會過面的“少年中國學會”底中心人物之一，在當時相當負盛名的汪廣季。

就在我到了巴黎的第三天，這樁戀愛的公案便爆發起來了。汪廣季一聽到蕩雲到了巴黎，便由柏林搭夜車來接她去同住。這個事實底曝露，使我明瞭了一切。我決計捨棄這種複雜的關係，並且還勸她即日同他動身往柏林去。實在說來，蕩雲性情是非常的不堅定的，她之同我要好，大概開始便準備維持一種三角形勢。廣季底年齡和她相差很遠，她對他的關係是取着一種半公開的態度，為的是

她到歐洲後家中接濟不夠時，由他底方面可以得些補助。這自然是很明白的，她和他的結合既是中間夾雜着有別種成分，她性愛的要求便不得不由另一方尋求滿足，而我便作了供給她這種要求的人物了。但是她畢竟年紀很輕，對於這種計劃的實行因為缺乏經驗而致佈置失了周密，我固然是對她表示了不能再進一步和她交好，就是廣季也因為發現了她底不忠實，在盛怒之下竟然決裂地放棄了她，一個人回到柏林去了。

這個變換是發生在一天以內，要算我生平第一次遇到的男女間複雜的事體。這對於蕩雲自然也是一個打擊，她本想遷就廣季，却不料廣季很是堅定，終於不能挽回。廣季畢竟是一個老於世故的男子，一向便以有事務才出名，他底多紋又骨瘦的面貌和他脫落了頭髮的頭頂，一見便知道曾經過許多社會上的閱歷，不消說他來處理這個事體是很有把握的。他看穿了蕩雲底企圖，就是暫時妥協，將來終有一天叛變，他寧可早點歇手，免得麻煩越惹越多。他走了以後，蕩雲像得了大病一樣，

橫陳在牀上不停地痛哭。並且還使她難過的是和她同船的兩位女士本是同她住在一個旅館裏的，這時却都忽然託故地搬開。這原因是很明顯的，那兩位女士中的一位是周虛成底未婚夫人，爲保持“少年中國學會”內部底關係，勢不能再同已經和周虛成底朋友汪廣季決裂了的吳蕪雲作伴，其他的一位女士雖然年紀不大，但却也正借重周虛成未婚夫人底介紹，和一位周虛成底年青男朋友結識，所以也得跟着離開那個住所。其次，蕪雲一到巴黎，便帶來了這樣的一個浪漫行爲，這在那兩位女士看來，是很不名譽的。你想，誰願意和不名譽的人住在一起呢？爲保持她們自身底名譽起見，也只有早點搬開的爲宜。——這種種的情形自然地促成了一個結果，便是責任到了我底身上了。事實使我不得不又改變對於她的態度。

這大概便是我這個人底不堅強的表現罷？我每遇到一件事體，自己本已決定了處理的方法，到後來却又被他種原因逼得自己去推翻自己底決定。我許多的計劃就都失敗在我這個弱點上面。

這次假使我堅持我明白了蕩雲底性格時所持的態度，不怕她和她原來的情人脫離，我仍舊不爲所動，那以後的種種悲劇既無從發生，我這個人便決不會墮落下去。這就是說，若是這時我再不被她底力量所屈服，那我決不會一天一天地陷到痛苦裏面，以後也決不會在頹廢中討生活了。然而事實使我不得不又改變對於她的態度。這真是我底不幸！當到我接到她一張簡單的請我去見她的條子，我竟像是把我已經對她決定的態度全都忘記了的一樣；及至見了她時，她那種橫陳在牀上痛哭的情形，更使我感覺到非來招呼她不可。——不過我可以在這兒表白，我這時對她的熱心完全是出於一種憐憫的同情。她底行爲本早已使我發生了對她的厭倦，這時所以能改變我底態度的正在她底被人拋棄同時陷在孤苦地位的這一點上。我當時幼稚的頭腦中產生出了一種理想，便是我完全用友誼去招呼她，不但不更進一步和她發生兩性的關係，就是同船時那種性愛初步的接吻都得拒絕重演。——想想看罷！這是怎樣的一個可笑的理

想！尤其可笑的，是我當時這樣決定時，自己竟非常自信，以為無論怎樣是能夠做得到的。說起來真個慚愧，在我這樣決定了的第三天底晚上，便在一個人自己好像失掉了自己的狀態之下把這個理想給破壞了。並且，事實底襲來，成了飛躍的情勢，只是在半個鐘頭以內，她竟成了我實際的情婦。

那一晚上的情景，我一直到現在還記得很清楚的，——老實說，誰記不得他開始墮落的事實呢？一個向來對於性愛方面抱持着慎重態度的青年，一旦被一個自己不滿意的人來破壞了他底操守，因此以後便要不能夠振作。這種生活底變化的開端，怎麼能忘記得掉呢？——那晚上我本是替她整理着行李，因為她說她要離開巴黎，到M城進學校去。我想我把她送走了以後，我底責任便可告一個段落了。我在電燈下邊幫她把凌亂的衣服和書籍裝在她由中國帶去的笨大的木箱裏邊，一一都收拾妥貼了，便問她是不是決定明天動身，我好按鈴叫旅館底用人來結賬。可是她忽然倒在了牀上，說是她頭痛，一把拉住了我，“唏嘶太厲”地哭了起

來。那時房間中是幽靜得很，好像是——容許我說得神秘一點罷——有一種甚麼力量在壓迫着我。她底手漸漸地移到我底頸項上來，索性把我抱在了她底懷裏。房中的電燈即刻在我眼前失了光明，我無抵抗地把我底身體和她底身體合在一起……

半點鐘以後，我懊悔地垂着頭，對於她附在我耳旁的許多的問話，很簡單地答了一句道：

——好罷，我和你一同到M城去。

這樣，第三天我便離開了巴黎。